



舞台劇本

蔡思果

民國七年生

江蘇鎮江中學畢業

曾任／

香港亞洲出版社編輯

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

現職／

讀者文摘主編

曾著有／

「翻譯研究」、「翻譯新究」

散文「看花集」、「藝術家肖像」、

「林居筆語」、「香港之秋」、「剪韭集」等

# 天邊老人

舞台劇劇本組佳作

蔡思果

## 【劇情大綱】

此劇為三段體式話劇，分寫三家人移民美國生活情形，有悲有喜，題材現實，不同於一般電影與小說，而意味深長，大有「偷生長避地，適遠更沾襟」及篇首所引李白、杜甫詩句之感慨。

第一齣一幕兩場，寫原在香港之關希夷夫婦，因受香港「九七」大限之恐慌，由其子在美辦妥「綠卡」手續，接雙親至美居住。本期一家團圓共樂共處，不料關希夷不慣美國生活，更由於其媳生長美國，中西文化背景不同，因而時生齟齬。其子鴻緒雖欲克盡孝道，但夾在老父與愛妻之間，極難兩面討好，釀成老父要離美重返香港，而妻子不諒解，爭執之下攜子回到娘家，弄得一家人四分五裂。

第二齣亦為一幕兩場，敘述退休大學教授梅夢星老先生，為人忠厚，毫無機心，將一生積蓄全部給了兒子在美置產，認為移居美國之後，可以安享餘年。不幸遇到惡媳媚蘭，心地偏狹，事事與老人作對，對老人苛刻已極，竟至其夫婦外出時，將大門上鎖，不讓老人在家中，令其在門外走廊坐息。老人傷心至極，哭訴無門，幾欲自尋短見，幸遇老友路過解救，始未造成家庭悲劇。

第三齣為一幕劇。有一富商徐義敏，他在美國有兩女，一為律師事務所助理已婚，一為大學教授未婚，徐氏腰纏萬

貫移居美國，過著典型的寓公生活，不是中國的東西不用，不是中國的名茶名酒不喝，一派遺民思想，但他結識了一位李姓中國女子，兩情相悅，且有結婚打算，兩女因見老父鰥居多年，唯恐受該女蠱惑，特分由兩地趕來，一面提醒老父，一面計畫將老父財產平分。四人各懷異心，極難排解。其中穿插一喜劇性人物——徐之外甥雷克禮，此人見貌變色，言詞風趣，演出一幕喜劇收場。

## 天邊老人 三幕五場舞台劇

「天邊老人歸未得」

——杜甫：〔天邊行〕

「嗟爾遠道之，胡為乎來哉？」

——李白：〔蜀道難〕

「偷生長避地，適遠更沾襟。」

——杜甫：〔南征〕

## 第一齣

### 第一場

美國東南部初冬，正當「印地安之夏」（他們的小陽春）還不十分寒冷。秋海棠還沒有給嚴霜凍壞。草地還是綠油油的。這裡遍地是樹林，很多人家幾乎無窗不綠，松、柏、櫟、榆、山茱萸、櫻花等樹，點綴整片平原和平原上無數庭院，好些人家像在公園裡。這裡的天色特別藍而明淨，平時一片寧謐，可以說是蓬萊仙域，也可以說是世外桃源。報上偶而也刊載兇殺的案子，或者警方破獲販毒的歹徒，那些醜惡的事似乎引不起大家的注意，因為這裡實在太太平了。

關家在這座城市裡算是中上階層人。關希夷本來在香港，老早把兒子鴻緒送到美國留學，已經成了家，在大公司任職。他自己老夫婦也申請到在美國永久居留的證件，所謂「綠卡」。今年賣了香港的房子、家具，一同來美預備和兒子、媳婦、孫子住在一起，這裡地方寬敞，早就預備了三代人住的房間，也有很大的園子。

這間客廳在樓下，兩邊有門，左邊（舞台對觀眾的方向）的門通走廊，右邊的門通餐廳，舞台背後一半是大玻璃窗，窗外的花草樹木，可以清楚看見。一半是牆壁，上面掛了中文對聯或條幅，還有一幅山水畫，都是名家的手筆，左右牆壁上還有西洋靜物、風景水彩或油畫。室內陳設雅致、沙發、紅木椅凳、長方矮茶几、名瓷花瓶等等：

：都顯得華貴不俗。中央屋頂上懸了一串吊燈，周圍有很多條水晶掛著。沙發一旁另有紅色茶几，上面放了台燈，地面另有站立的燈盞。壁上有座石英晶體鐘。室內除了全鋪的地毯，另有大幅中國產絲質花毯。屋角放了一株五加科灌木，木名叫謝弗賴拉(Schaffera)，由十八世紀德國植物學家姓氏轉來，以掌紋複葉美麗而為人愛植)。另外還有小棕櫚等植物。此外還有玉石的花和水晶盃、瓶、瓷質唐馬等飾品，放在紅木玻璃櫃裡。

### 【時間和地點】

時間：一九八八年初冬

地點：美國東南部北卡羅來納州的某城

## 第一場——關家客廳，下午四時半

### 【登場人物】

關希夷——退休銀行經理，六十二、三歲

關素媛——他的妻子，五十八、九歲

關鴻緒——他的兒子，化學博士，三十三歲

關瑪利——他的媳婦，大公司編輯，三十一、二歲

關家驥——他的孫子，五、六歲

劇中年輕人都有英文名，他們在家也用，演出時可酌用，以求逼真。

關鴻緒——Henry

關瑪利——Mary

關家驥——Sean

幕開，關希夷和他的太太素媛由左首門緩步上。

關希夷(以下簡稱「希」)出身世家，讀過不少中國書，也在國內大學法科畢業，在大陸做過官。三十八年隨政府遷台，就沒有重入仕途。不久就到香港，做了銀行經理，他略有積蓄，培植了他兒子，在美國買了屋，兒子自己也買了屋，租給了別人。

他略微發胖，蓄了鬍鬚，眼皮已然下垂，眼下也有掛下的肉囊，目光仍然有威。因為不注重運動，所以六十出頭，就稍顯衰老。頭髮已經斑白，他吸煙多年，所以不時有幾聲咳嗽，是肺氣腫的癥象。他的咳有個型，大約隔十一二分會小咳幾聲，末了有絲絲聲，好像透不過氣來，遇到激動、生氣、或者吃力了，會有一陣大咳，咳到後來，呼吸困難，臉都會漲紅，要休息一會兒，才能平靜下來。他說話的聲音帶權威，舉止很有氣派，也可見他一向頭指氣使慣了。喜歡皺眉頭，別人看了，就怕他心裡不滿。他雖然性情固執，有點暴躁，可是心地厚道，公正不苟。如果理屈，肯擇善而從，在社會上跟人相處，倒肯忍耐，不過一旦發起脾氣來，也不怕得罪人。他穿居家便服，腳趾拖鞋。

希：（緊張地在廳裡走來走去，忽然右手握拳，向左掌一擊）太太，我決定了，非回去不可，回去（揮右手），回香港。（坐下）

關素媛（以下簡稱「素」）雖然上了些年紀，相貌仍然美麗。她膚色白而透紅，因為在家操作不輟，不是做針線，就是打掃內外，灌溉花草，所以身材苗條。不過頭髮也白了些了，燙成老式。她鼻樑很高，眼睛眯著。穿淺藍色上衣，灰色長褲，腳下穿了膠底便鞋。為人忠厚，性情溫和，事事肯替人設想。關希夷有說錯的話、做錯的事；她幾乎從來沒有。關希夷戲稱她為「教皇」，因為照天主教的說法，教皇在教理方面，永遠不會錯。可是夫妻每次有了爭執，關希夷從不讓步，要到事後，是他錯了，他才肯服輸，請她寬恕。關素媛卻從來用不著向丈夫道歉。

素：（坐在沙發上生氣，料到丈夫脾氣固執，不容易說通）你回去，好，你回去。你這個人最莫名其妙了！在香港，天天嚷著要來美國，要跟兒子一家團圓，現在來了，你又煩躁了。嫌悶氣，嫌沒有朋友來往，嫌沒有小館兒吃，嫌沒有人陪你打麻將，嫌沒有京戲聽，嫌這樣、嫌那樣。（指希）你把我煩都煩死了。來了美國以後，我沒有過一天安逸日子！

希：（理屈詞窮）哎，好太太，別怨了。我那裡情願叫你受罪？在香港，你怎麼會知道了美國是這個情形。（到底找到理由）整天只見汽車不見人。我到百貨商場看過，一大早就有些老頭兒在等開門，門一開就進去，坐在過道旁邊，看人來人往。要不然就在公園裡餵鴿子，常常餵一個上午，或者一個下午。還有就是有些老年人在公寓走廊上，捧一疊（讀如「答」）報紙，大概總是當天的，細讀細看。恐怕連廣告都看完了。這是美國老頭兒的生活，無聊透了。真是！你那兒知道我的苦處。

素：（憐惜他，卻要提起他的老毛病。）你凡是總不在事前多想想，一衝之性，說幹什麼，馬上就幹什麼。你不記得，你們銀行裡查帳的王會計師，二十年前香港左派暴動，放炸彈，他跑去加拿大兒子家裡。住了一陣，又回香港了。說兒子那兒，真幽靜，再美也沒有了，可是太寂寞，實在受不了。你在香港，我不是早就把他的事提醒了你，告訴你到了美國，問題多著呢。你總捅我（「捅」頂撞的意思）。總認為你跟別人不同；你有辦法。（模仿他的口吻）「美國還不去？美國是天堂啊！」好了，現在上了天堂，你又要想下地獄了。

希：（給她說出自己的毛病）好太太，你別再叫我吃後悔藥了。美國當然好，地方寬敞，大街上車讓人，賣菜的超級市

場多乾淨！這兒，那兒都是樹。不錯，我是想來的，也喜歡這裡的環境。

素：（大慰，也表嘉許）好啦，你知道就行啦。

希：（一時平靜了下來，坐下抽口煙）而且也是兒子叫我們來的。他說九七快到了，我做過國民政府的官，跟他又隔這麼遠，他不放心。他說別人沒有親戚在外國的，都想離開香港，我們現成有兒子在美國，爲什麼不來呢？（稍頓）他也不想讓我們去台灣。說前年老錢在台北人行道上散步，給闖上來的卡車撞死了。幾乎家家有人遭遇車禍，醫院裡住的多數是給車撞了的人，而且現在工業化的空氣污染，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。

素：（再加補充）他不是還說，台灣社會上也越來越不太平了？跟紐約、羅馬那些世界上的大都市一樣。

希：（忽然覺得自己失去據點）不行、不行。這些我都考慮過了，仔細想過了。我還是要回去！我沒有一點怨兒子。兒子是好兒子。可是你看他多忙！早上七點多出門，晚上六點多才回來。要開車，來回一個多鐘頭。還要跟瑪利去買家裡吃的、用的。

素：（不同意）我們不在這裡，他也要開車的、買吃的、買用的。我們在這裡，添客不殺雞，筷子擺擺稀。  
布：也不見得吧。我們在這兒，周末他總得陪我們出去散散心。我們生病，他要送我們去看醫生。我去圖書館，他要送要接。有朋友來，他要招呼，有時還要接送。我去會朋友，他又要開車，爲了不想麻煩他，我連朋友也不敢去看了。

素：他真是好兒子，從來沒埋怨過。我聽說，此地有幾家中國人，老的、小的彼此問題多得很。

希：我知道。（稍停，冷笑一聲）不過你難道沒看見我們的少奶奶嗎？（漸動肝火）她有時候討厭我，居然形之於色。

我現在才懂得孔子說的，孝順父母，「色難」，要和顏悅色的意思。你瞧，她那個臉色呀！（咳嗽）

素：啊呀！現在是什麼時代？你還當前清哩，講孔夫子那一套！

希：（搖頭擺腦，一字一字念出）「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他是說，狗跟馬都能養，人養人，如果不恭敬，跟狗馬的養有什麼分別呢？你叫我儘看她（指媳婦臥房那邊）臉色，受她的氣嚙！

素：（急）別這麼大聲嚷！我又不是聾子。瑪利說回來就回來的。不要弄得大家不好相處。

希：（氣不平，聲音已壓低）我連一點兒說話的自由都沒有！

素：（嘆氣）話不是這麼說的，人到什麼環境，就過什麼日子。韓信尚且受辱胯下，跟漂母討飯，是不得已。皇帝蒙難，什麼罪都得受，樣樣事只好馬虎些。你過去又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呀？

（布有不悅表現，素示歉，然後二人相顧一笑）

素：大陸上的人沒有自由，才真苦呢。我們在此地，有吃有住，而且吃住都不壞，應該知足了。

希：（希聽她教訓，皺起眉頭）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再講大道理給我聽了。我有吃有住，不過是等死罷了。這不是生活，是死活！什麼都別扭，在家就是軟禁。倒不如早一點進棺材，反正差不多！（咳嗽喘氣）我悶死了，不開車，就沒有腿腳。大城市裡公共汽車班次多，我們這兒班次少得可憐。我們又住在郊外高等住宅區，連公共汽車站都沒有，

家家有兩三輛汽車！

素：（責備）你真不知好歹，不高等的地區住得的嗎？不三不四的人來來往往，鄰居到你家問長問短，你家的東西，他們順手牽羊，拿了就走。其實你又不窮，有事出去，叫計程車得了。

希：（忽然大惱）一提起車，我就有火。我要學開車，少爺總反對（學他兒子語氣），「危險哪！危險哪！」他看我老廢物，什麼用都沒有！

素：（也不高興）你這個人真正沒有良心，不知好歹！兒子是一片好意。他都說了，有什麼事，他開車接你、送你。你還不滿意嗎？不是尤家那個老頭兒開車出了事，現在還住在醫院裡嗎？他還是老留學生呢。四十多年前在美國開過車。你也不想，你這個年紀，反應多慢！

希：我問過別人，都說美國不管多大年紀，癩子、近視眼、沒手沒腳的，都開車。可就是我不能！照我們少爺說起來，我車一開出門口車道不是撞車就翻車。

素：（也生氣）好！好！好！你學開車，你開，你開！也不用跟我發脾氣，闖下禍來，不要後悔噢！你知道，美國的老年人個個是從小就開車的，你能跟他們比嗎？這兒高速公路車開得快，線又多，換線不容易。一出事，連環撞車。你沒出錯，別人的車都會撞上來。你好日子不過，要別人為你操心。我不是和你一樣，沒腳的螃蟹？

希：（氣稍平）你跟我不同。

素：有什麼不同，（走向希）我倒要問你？你們男人尊貴些！

希：你們一向在家待慣了。

素：虧你說的！我嫁到你家以前，不也在外面當主管？偏偏碰到打仗，又生了孩子，才待在家裡的。我從來不想過去的事。你到了美國，就得過美國生活，再不要想你寶貝的過去了——

希：（插嘴）我不想過去也可以，眼前的日子也要過得去才行。我放一點京戲的錄影帶，兒子媳婦都嫌鑼鼓吵，胡琴吵。可是他們放起搖滾樂來，我的頭都要開裂了。加上高度傳真的音響器材，天也要響得塌下來！

素：這些小事計較它幹什麼呀！白天他們不在家，你儘管放你的京戲，他們放搖滾樂，你就到房裡看書，或者到院子裡散步去好了。不是大家都舒服了？

希：（不滿）你用不著教我做小媳婦兒！

素：好，你不做小媳婦，跟他們頂真，搞出事來大家都不好！

希：（又想起了另一件事。）還有家裡的素菜總煮得半生不熟，菜味都沒有煮出來，好像你從前並不是這樣煮的。

素：（用手指希）你這個人真無知無識！素菜煮爛了，丙種維他命就燒完了。這也要怪兒子媳婦嚟？在家爲了你，你要吃多爛，就依你燒多爛，現在要顧大家。

希：這個我哪兒不知道，素菜裡的丙種維他命燒完了，可以吃橘子，甚至吃維他命丸補充。

素：這不是多此一舉？你今天是怎麼回事？這麼多牢騷！恐怕還有別的吧？

希：（微笑）我不說了，我一開口就給你迎頭痛擊，今天出師特別不利。

素：可憐的老太爺，流落番邦，苦水也沒有地方吐。

希：我又想起一件事來了。現在的飯也太硬。

素：他們年輕，愛吃硬飯。——你去廣東館，硬飯不也一樣吃？

希：（冷笑）喝！太太，你可別忘了，這是我的家。

素：（冷冷地）先生，你才別忘了呢這不是你的家。是兒子，媳婦的家。（「兒子媳婦」加重用力說）

希：（恍然大悟）啊！你說得對，太太。我早該明白。（忽然得到了理由）所以呀，我要回自己的家。

素：（決然）要回香港，你一個人去，我不去。

希：（未料到）你、你、你放得下心，讓我這把年紀，一個人住香港？你不以我為然，怪不得總幫著兒子媳婦。

素：我不是不照應你。這幾十年不都跟你到東到西，好不容易才跟兒子、媳婦、孫子在一起，你又要回去。我喜歡美國，住得安靜、寬舒，又沒有應酬。到了我這個年紀，你也要顧著點兒我才對啊。

（這時關瑪利（以下簡稱「瑪」）攙了關家驥（以下簡稱「驥」）由左首門進來。素做手勢，叫希小心。）

（瑪的家在美國已經有幾代了。她父母原來是廣東人。她在大學主修語言學，有碩士學位，會說流利的國語。現在一家大公司擔任編輯。她天性善良，人很爽直，不過也會激動得感情用事，不顧後果。她身材苗條，明眸皓齒，嘴唇不薄不厚，說話的時候，嘴的動作很俏。穿著講究不俗麗，喜歡淡藍顏色。）

（驥生得聰明英秀、健康活潑、討人喜歡，身穿白色絨線上衣，淡黃色短褲，羊毛長統襪，球鞋。他叫了聲「爺爺」、「奶奶」。）

希：（看見孫子，喜上眉梢，一把拉了驥到面前）小驥，你放學了，肚子餓嗎？要不要吃巧克力？（撫驥小手）

驥：（面現苦惱）我不吃巧克力，媽說巧克力壞牙齒。

瑪：（焦灼，把驥攙了過來，看他的手）小驥，你還不去洗洗手。你看你的手多髒！小心把髒弄到爺爺衣服上。

希：（不喜歡瑪把驥拉開，面現微愠）小孩兒的手有什麼髒啊！小驥，你來爺爺爺親一親。

驥：（搖手搖頭）我不來，（指希）您嘴裡臭。好難聞……

希：（大不高興）你討厭爺爺，小驥？（咳嗽）

瑪：（著急）小驥，你別胡說！

驥：（不服，反抗）我沒胡說。媽（指瑪）您還說，爺爺咳嗽，又有痰，叫我別讓他親呢。您還說，爺爺揀的菜不要吃。

瑪：（急得臉通紅）小驥——你——（不知道怎麼措詞）

希：（氣得手直發抖）怪不得我一揀菜給你，你媽就緊張呢。（提高嗓子）爺爺還有大痲瘋呢！（咳嗽）

瑪：（忍不住低聲抗辯）我沒說您有大痲瘋。

素：（一直很不安，生怕局面太緊張）希夷，你怎麼啦！小驥也是你的孫子。瑪利的話沒說錯，你抽煙，嘴裡是有股味道，叫人惡悚（讀如「務素」，厭惡難受之意）。而且你本來咳嗽。

希：（權威受到打擊，面子難下，捺住性子說）少奶奶，當然不錯，就是我不講理！人老了就該死，省得給別人麻煩！不過我爺爺也抽煙的，總親我，把我摟在懷裡心兒、肝兒地大叫一頓，我也活到今天了。

素：（極不以為然。看見瑪利要答話，特先攔著）你那個是什麼時代啊！不懂衛生，跟今天怎麼能比？我們總不能冒險嚀。

希：（十分傷心）好了，好了，都是我老頑固，沒知識。鴻緒在我面前也長大了，不是好好的？連我自己的孫子都不許我疼。

瑪：（忍不住要頂回）您別生氣，並不是不許您疼小驥，我衛護他，也有責任。他也是您的寶貝。

希：少奶奶你當然有道理。你別擔心，我就回香港。

素：（怕引起衝突，立即接著講）瑪利，你當然有責任，誰也不能怪你。爹總說你好，你別誤會，他喜歡小驥，我會叫他別親他。什麼事有我呢。你帶小驥去吃點兒點心吧，我怕他餓了。

（瑪點頭表示感謝，乘此攙了小驥從右邊門下。幕後瑪一定怪小驥不該亂說話，傳來小孩辯論聲、哭聲。旋有房門「砰」關門聲。）

素：（輕聲責備）老太爺，你一定要把事弄僵才舒服嚀！

希：（陷入沈思，點煙自語）反正一樣，我決定了。（大咳）

「幕後附近一輛疾馳的大車急轉彎，發出很刺耳的吱嘎聲，接著是撞到了什麼硬物的轟隆聲，然後汽車開足馬達鳴的一聲馳去。燈黑轉入第二場」。

## 第二場

在關鴻緒（以下簡稱「鴻」）的臥房裡。臥房在樓上，右面有門通走廊。房裡有床、櫃、梳粧台、雙人沙發、完全是現代化的，沒有彩色，但是質料都是上等，美麗大方，壁上掛了裝框的西洋風景、靜物、人物、都是真蹟，左邊有落地大玻璃窗，掛了兩重窗簾，一重是薄紗的，一重是厚棉布的。燈光柔和。當中有門通驥的臥房。

幕啓時瑪緊張地在房裡踱來踱去，兩手搓著。她穿粉紅色睡袍，腳趿粉紅色拖鞋。鴻穿薄絨淺綠色短上衣，便褲、腳趿拖鞋。他生得英俊，身體結實，雙目有神，說話聲音響亮。一臉忠厚相，但有沈著的神氣。

鴻：（有些心煩）瑪利，你怎麼了，不開口，很緊張。

瑪：（氣憤）就是爲了我不讓你爹親小驥，他就說要回香港。唉，這一來，我的罪名就大了。你一定說，是我得罪了他們，我跳黃河都洗不清罪名。



鴻：爹早就說要回香港的。

瑪：不管他早說遲說，今天爲了小驥幾句話，就要回去，一定是跟我生氣了。

鴻：（走去安慰瑪利）他早就說過幾次了，你要知道，他在美國很悶，我們又忙，不能陪他，其實人老了退休，日子已經很難過。又到了外國，更不是滋味。所以我叫你原諒他一點。

瑪：（避開鴻）我有什麼不原諒？他嘴臭要吻小驥，我怎麼原諒？好，好，好，都是我錯！他們也不用回香港，我走就是了。我做不了你們中國人的媳婦。你重娶個三從四德的中國小姐孝敬公婆，服事丈夫，才好！

鴻：（一聽「你們中國人」就生氣，走去逼近瑪）瑪利，你動不動說「你們中國人」！你不也是黃皮膚，黑頭髮的中國人嗎？

瑪：我不是你們中國人，我是美國人，最多是美國的中國人！

鴻：（也不讓步）你早知道，就不該跟我這個中國人結婚！

瑪：（冷笑）也不遲，還有法子。我們離婚，不就結了嗎？我一走，你就自由了，可以找個合意的人了。

鴻：（想不到會如此，很生氣）別胡扯！既然爹他們說回香港，你還鬧什麼呢！我又沒跟別的女人鬼混，你怎麼會提到離婚？我也得罪了你？

瑪：你不是總說，「天下無不是之父母」嗎？那麼有什麼爭吵，一定是媳婦不對了，小驥還小，我先帶去。等他大了，再由你領回來，由你教育他。他是你們關家的寶貝！你那一刻要看看他，儘管來就是了。

鴻：（料不到瑪如此認真）爹他們走了，你也不回來？

瑪：他們用不著走嚙。果然因爲我不好，走了，你也不會原諒我的。會想他們，他們沒來，不是你總不放心，你一定怪我不孝順。我倒成了罪鬼了。

鴻：（糾正她）你不喝酒，怎麼會變「罪鬼」？你是說「罪魁」

瑪：（不服氣）罪魁就罪魁，我不會念你們中國鬼字。

鴻：（動之以情）你忍心丟下我就跑了？

瑪：（也愴然）不是我忍得下心來丟下你，是你家不喜歡我。要是在從前中國，公婆不喜歡我，你就要休掉我了。你不是告訴過我，宋朝有個姓陸的，愛他的妻子，唐什麼的。他娘不喜歡這個媳婦，姓陸的聽娘的話，就把老婆休了？

鴻：我不是陸游，我媽也喜歡你，你儘胡扯！陸游的妻子叫唐婉。

瑪：我管她唐碗唐碟呢！你看看，我倒是爲了讓你爹、媽留下，情願自己走，一顆好心。你就這麼兇！

鴻：我沒有兇，是你不講理！

瑪：我不講理，我走總好吧？我一走，就什麼都順當了。家裡的日子越來越難過，你爹動不動給我看臉色，我知道他脾氣沒發出來。我再也忍不下去了，他們走了，你一定不開心，怪我把他們氣走了。我照樣沒有好日子過。我進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這些年在你家，我到底有什麼過失？（氣得傷心，在沙發上坐下哭了）

鴻：（有些不忍，跑過去撫摩她的頭）瑪利，你受委屈了，我知道的。你有什麼過失呢？這樣賢慧。你讓我慢慢想辦法。你目前只要忍耐一下。

瑪：（聽到「忍耐」就生氣）忍耐，忍耐，天天要忍耐，件件事要忍耐！你們——（本來要說「中國人」，忍住了）你們最會忍耐！

鴻：你別惱，我要一步一步來，總有辦法，我們不能操之過急。

瑪：你有什麼辦法？你要做孝順兒子，要我做孝順媳婦。你怕得罪你爹，怕別人批評你不孝。

鴻：我不是怕，我是愛爹，他是好父親。

瑪：哼，他是好父親，所以有錯總是我的了。說起來，你請他們住老人村樣樣有照應！有醫生、有圖書館、餐廳、電影院，有老人的娛樂計畫。老太爺不去，怕丟人，說兒子家不住，家庭一定有问题，話傳出去不新鮮。他說，沒兒沒女的去住，無所謂，你要送他們到紐約唐人街去住，有中國店買東西，中國館子吃，有人陪他打麻將，跟在香港一樣。可是老太爺最恨唐人街，說唐人街沒有文化，一點詩書禮樂的氣象都沒有。說就像罐頭荔枝、荔枝是荔枝，可是一點兒荔枝味都沒有。說這種地方是什麼「推車賣豆漿」的人去的。他嫌不高雅。

鴻：你記得這麼多。

瑪：我怎麼不記得，老太爺的話我句句記得，他說話總那麼認真。他要親小驢，我怕都怕死了。他那咳呀（摹倣），咳——咳——咳……

鴻：（心裡煩，阻止她學狀）得了，得了，難為你別學了，好不好？爹抽煙，他的肺氣腫已經很厲害了，這個病不傳染。

瑪：誰管它傳染不傳染？嘴裡的臭味總是難聞的。聽你媽說，從前你家在上海，有汽車司機、廚子、老媽子、小丫頭、花匠。吃的是南京油雞板鴨、鎮江的肴肉、蘇州的陸稿荐、無錫的肉骨頭、蕪湖的茶乾，有時候還有江西的南安板鴨。經常吃長江和太湖魚蝦螃蟹，也吃花旗橘子——美國倒出這種橘子，可是別的那些東西，不要說美國了，就是你香港，台灣府上，也沒有吧。美國億萬富翁也辦不到。

鴻：（聽了不止一次，有點煩）媽又沒有嫌我們的菜不好吃。

瑪：可是你爹啊！菜差些，他就這裡戳戳，那裡搗搗，搗起來，又放下去，他筷子上還有嘴裡吃剩的飯菜呢！給他一搗，別人還要吃嗎？我提議用公筷，你又怕他們不高興。有時候，老太爺嫌菜不好吃，吃了一半就不吃了。我又不吃。我常聽他嚷，「這還有規矩嗎？」媽就拿眼瞪他。你爹的規矩真多，神聖不可侵犯！

鴻：（用手捏瑪面頰）有媽疼你，你還不滿足嗎？

瑪：（撇開他的手）我不光是跟你媽在一起，還有你爹呢。他老說悶死了，我們要怎麼伺候，他才不悶呢？最好天天陪他打八圈麻將，上館子……

鴻：（益發不耐）請你不要一件、一件細數了，數起來是一本書。足足九百頁，你也得同情爹，人老了，很可憐，我們以後也會老的。（馮生氣不答話）

鴻：（半晌）你怎麼不講話？

馮：我怎麼敢講話？我的書有九百頁！

鴻：別說蠢話！你對爹要有点同情。

馮：（不耐）又是同情、同情、誰同情我？可憐、可憐、我現在不可憐？白天在外面辦公，晚上回家要受氣。小驥不可憐？聞爺爺嘴裡的臭味兒！平空家裡來了個人，不是三天兩天，是長期。我們全沒有自由了。你有空還得開車，陪他們去看朋友，逛公園。這些我都忍得住——

鴻：（打斷她話頭）你也別怨了，他們馬上就走了。

馮：我不管他們走不走，我已經受夠了。還有，你爹不滿意的事多著呢，他又說沒有京戲看。他在香港常常要到台灣看戲，老提什麼「打姑罵嫂」啊「三湯會參」啊，什麼的——

鴻：（忍不住笑）你別缺德了，是「打鼓罵曹」，「三堂會審」哪！不曉得戲名就別亂說，什麼「三湯」啊、雞湯、鴨湯、魚湯、肉湯、燴海參嚟？我還沒吃過呢。

馮：誰有心情聽你說笑話！我懂什麼三堂、兩堂啊？

鴻：你們合不來，不怪你。一切看在我分上，個個人都有父母，你也有。而且爹他們就走的了。

馮：我的父母講道理，再說，你也讀過「聖經」的，不記得耶穌說過，「爲了這個原故，人要離開父母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；夫妻合爲一體」你爹不會演戲，肚子裡有什麼，全搬上臉來了。他不喜歡我，我一看臉色就知道。他做過官，旁人都得聽他的話。可是這兒是美國，你就是做了總統又怎樣？

馮：爹生來老虎臉，菩薩心。旁人看見他會怕，好像得罪了他，或者做錯了什麼事。其實他對人最厚道。你不要跟他斤斤計較，他總說你好。

馮：說我好爲什麼發我的脾氣？

馮：（溫和的提醒）你到現在都不肯叫他一聲「爹」。

馮：（大悟，更生氣）啊呀呀！原來是爲了這件事！告訴你我姐姐，我妹妹都叫他們公太爺小名兒。凱蒂（Katie）叫他公公「嘉尼」（Johnny John 的小名），瑞塔（Rita）叫他公公「撒姆」（Sam Samuel 的小名），我倒要問你，我可以叫你爹「小希」嗎？你說！

馮：（也不服氣）這你倒不要說，連美國小姑娘麗施（Liz）都叫李明倫的爹Dad呢！

馮：（酸溜溜地）你怎麼不跟麗施結婚去啊？人家皮膚多白，多孝順啊！

馮：（肝火上升）別胡扯！你叫我爹一聲爹，就割掉一塊肉嗎？你不是愛我的嗎，大令（Darling）？愛有時候要有点犧牲，你就爲這件事犧牲一點吧。而且我自己不做的事，絕不叫別人做。我不叫你爹爹嗎？

瑪：（仍然不讓步）我沒逼你叫；你叫是你自己願意的。——除了我自己的爹，我不叫別人爹。

鴻：是我的爹呢，你剛才不是說夫妻一體的嗎？

瑪：一體也要看什麼事。一體也可以劈成兩半，你爹是把刀，要把咱倆劈開。

鴻：你批評爹的話不公平——他不是這種殘忍的人。我再問你，什麼事才一體呢？

瑪：（別轉頭去）不跟你說話。

鴻：瑪利，你聽我說，不管什麼事，將就點兒，不要爭到十足，就像你媽總批評我，把濕的衣服隨便扔在沙發上，不在

外面曬起來。

瑪：媽是爲你好。

鴻：好了，別跟我強（讀如「醬」），意思是「不服、固執」。我不怪你媽。你嫁了我這個中國人，就遷就一點中國的傳

統，受點委屈。我一定想辦法解決問題，不叫你再受痛苦。你看破一點，從前中國的媳婦還要跟公婆磕頭呢——

瑪：（一聽這話，無名火起）你怎麼不逼我跟你爹媽磕頭的呢？三跪九叩，那才夠孝順呢！你不是說過，你們中國人把

兒子埋掉，好省下飯來給娘吃嗎？怪不得不當小驥是人呢！

鴻：別這麼嚷，此刻是什麼時候了？爹他們還以爲我們吵嘴呢，你簡直胡扯，我幾時叫你跟爹媽磕頭的？又幾時贊成埋

掉兒子的？我是說從前有這些規矩，古人做錯了事情。你今兒晚上越扯越遠，是怎麼回事？

瑪：（受責，更加生氣）好，你別儘發我脾氣。什麼都怪我不好，好了吧？我明天就叫「爹」。——（高聲）爹，爹，爹

（家驥睡眼朦朧，穿著睡衣，赤脚由右門上，面現驚愕。）

驥：媽，您叫誰啊？是叫爺爺嗎？爺爺不在這兒啊。

鴻：（撿起驥，對瑪）你看，這麼晚，這麼大聲嚷，小驥都給你嚇壞了，給爹他們聽見，還當你發瘋呢。（對驥）乖寶

寶，沒事，你別怕。

瑪：（捨不得兒子）結了婚這麼多年，我那一件事不依從了你？我知道，你有什麼要求，非達到目的不可。水滴石穿，

你慢慢來。又是我不好，好，我馬上就走，讓你好好孝敬父母。他們反正不會錯的。（坐下哭泣）

鴻：（在瑪身邊坐下，一面對驥）你乖乖地去睡，媽沒事。

驥：（看見媽哭，也哭）媽，您別哭啊。

瑪：（撿住驥）小驥，我帶你到外公家去，我們去換衣裳。

鴻：（聽到這話一驚）這麼晚還——這麼快就——

（瑪不理，攙驥出，驥面現驚疑之色。）

鴻：（黯然，沈痛）怎麼好，留她，還是隨她去？（沈思）想不到我們家也跟別人家一樣！（嘆氣，在室內徘徊）

（這時幕後傳來樓下一些細碎聲響，似乎是希夷和素媛在說話。想必是聽到兒子和媳婦爭吵，希可能要上樓來，而素加以攔阻。希的聲音比較響，好像是說，「我一走就沒事了，你讓我去告訴他們」。素只是低沈地求他不

要上樓，聲音不太清楚，還有希的嘆氣聲）

瑪：（過了兩三分鐘，瑪拎了只皮箱和另外一個行李袋，挽了驥出來，兩人都換了衣裳。）  
（放下東西，淒然摟住鴻，鴻也摟住瑪）

(Bye-Bye) (再見)，鴻緒。（忍住哭泣，對驥）小驥，跟爹 Bye-Bye。

驥：（走近鴻，滿臉苦惱，迷惑）爹，Bye-Bye。

鴻：（把驥抱起，親吻）Bye-Bye，小肝。（忍住淚）

驥：（對瑪）媽！我們什麼時候回來呀？

瑪：回來？我待會兒告訴你。（對鴻）鴻緒，我們走了。我會跟你連絡，請你送我們上車。

鴻：（拾起箱子和行李袋）好。

（三人從右首門下）

幕落，第一齣完

## 第二齣

### 第一場

## 登場人物

梅夢星——退休大學數學教授，六十歲上下

梅武信——他的兒子，三十一、二歲

梅媚蘭——他的媳婦，二十七、八歲

吳介夫——退休大學教授，六十五歲上下

英文名

梅武信——Winston

梅媚蘭——Melanie

## 【時間和地點】

時間：一九八八年初冬

地點：美國東南部卡羅來納州的某城

第一場——梅家的起居室

第二場——梅家的大門口門廊，緊接第一場之後

在梅夢星（以下簡稱「夢」）家的起居室，就是白天家裡人公用的一間。在那有門通客廳，當中有門通走廊。室裡的陳設華而不很高雅調和。壁上掛了現代的印刷品抽象畫，卻又有古式的椅、櫃。右邊是雙扇落地玻璃門。門上掛了窗簾。全部地面鋪了地毯。玻璃門口另鋪小地毯。室中央放了張長沙發，沙發旁邊有張靠背椅。沙發面前是張長茶几，上面放了煙灰缸。一邊放了一盞直立的聚光燈，另一邊放了一盞落地燈。另有兩盞壁燈。一壁有只上下四格的架，每格上放了些書籍或飾物。一壁有壁爐台，台兩旁放了火鉗和撥火棍。長沙發左邊是一張扶手椅，椅背後是一張餐具櫃。櫃上放了電話。椅和櫃都是古式的。

開幕時夢坐在沙發上，點了支香煙在抽。他過去是大學的數學教授，已經退休。面容憔悴，頭髮已經灰白，沒有梳好，亂堆在頭上。戴深近視眼鏡，穿藏青毛衣，灰色呢西褲，沒打領帶，腳上是黑布鞋。他太太已經過世，前幾年把退休金全給了兒子，在美國買了這所屋，認定移居美國以後，兒子會養他的老，他最近從香港來了。

梅媚蘭（以下簡稱「蘭」）由當中門走進來，坐在一張椅子上。她生得略有幾分姿色，打扮時髦，頭髮長，總披在胸前面一邊。跟人說話，用心的時候，會把髮梢繞在手指上，想了一陣之後，會把繞了的弄放開來。眼睛的活動很多。有時好一會眯著，有時全閉片刻，又會忽然睜大。尤其是作獅子吼的時候，睜的圓，把人嚇一跳。她對人有虛情假意，而無真切的關懷。如果和誰為難，一定會把事情搞「妥當」才甘心。她能不顧一切。穿講究的白色的棉布衣褲，料子上的毛頭都豎起來了。褲管上還有破損，並不是穿爛了的，而是時髦，故意由廠家弄破的，腳上穿連鞋底都是白色的皮鞋。她在一家珠寶店做售貨員，幹這行薪水之外，最大的好處是可以買便宜的首飾。這正是她喜歡的，所以鑽戒、寶石耳環、真珠項鍊等，她都買了。

蘭：（眼望他處）爹，您今天在家，打算做什麼消遣啊？

夢：我有什麼消遣？還不是天天一樣，看點書打發時間。

蘭：（若無其事地）您昨天燒開水，不記得熄電爐的火，幾乎出事——

夢：（知道蘭找他的碴兒，卻竭力抑制）你昨天已經告訴過我了——你不發現，停一會兒，我也會發現的。

蘭：（語調不很和氣）會嗎？您不是第一次，您夜晚吃了安眠藥，早上起來人還是迷迷糊糊，所以總心不在焉，容易鬧

禍。上一次，您出去散步，忘記鎖門，我回家一推就開了。東西沒給人家搬光，不知道是什麼運氣！

夢：這件事你現在是說第三次了。你知道我們這一帶沒有閒雜人，左右鄰舍出去，常常不鎖門，誰有沒有丟過東西。而且我也就只那一次沒鎖門。你說了以後，我次次出門都記得鎖了。

蘭：（給夢頂了回來，大不高興）爹，您就甭跟我辯啦！家裡只要給人偷一次就夠了，那一次萬一出事，怎麼得了！我想到都怕。

夢：（氣得發抖）那麼依你要把我怎麼樣呢？

蘭：喝，我能把您怎麼樣？待會兒武信回來，你們爺兒倆商量吧。（停頓）還有，您在家抽煙，每天回家滿屋子煙味。現在醫生說，不抽煙的人受抽煙人的害，比抽煙人自己受的還大。我常常嗆得要咳嗽。以後您要抽煙，請您到院子裡去抽！（聲色俱厲）。

夢：少奶奶，您真會管人，武信的媽幾十年也從來沒有對我這樣兇！

蘭：（半閉目）啊呀呀，您言重了。我怎麼敢管公太爺？可是您抽煙，總不能叫兒子、媳婦生癌哪。您媳婦死了還可以重娶一個，您兒子就只有武信一個啊。

夢：（聽她說兒子會死，因忌諱而感痛心）你，你今天存心跟我過不去，是不是？你還有什麼要約法三章的，一齊講出來吧！少奶奶！

蘭：（索性把心一橫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）爹，您別誤會，家裡人閒談罷了，跟您有什麼過不去的呢？不過您別見怪，您不記得熄掉香煙，地毯上有好幾個您煙頭兒燒的大洞，要是著火，比給賊偷了還要糟，什麼都沒有了。還有，有一次打雷，您看電視，沒關掉；一個大雷把電視機炸壞了。修理花的錢再添一點兒差不多就夠買一架新的了。這都是小事，用微波爐熱吃的，喝的，不能用描過金的磁器或金屬鍋，用了連房子都炸掉，大家沒命！

夢：（厲聲）我用了描金的磁器，金屬鍋到微波爐裡熱過東西嗎？你無中生有！

蘭：（低頭說）用是沒用過，不過您大意了，記性又不好，這種禍闖不得，不能不多提醒您幾次。

夢：媚蘭，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，沒有的事都跟我嚼噓，我這個日子還能過得下去嗎？你今天不把我氣死，是不甘休的，是不是！

蘭：您別發我的脾氣，有話大家總要說清楚的，天天在一起過日子，我要氣死您幹什麼？以後——

夢：（憤然，不等她說完）以後怎麼樣？

蘭：（若無其事）沒什麼，以後我和武信出去，請您也別在家裡待著——

夢：（絕未料到蘭有這一手）不在家裡待著，充軍充到那兒去，你說？

蘭：（慢條斯理）您在門口待著，門口有桌子，藤椅。我揀您喜歡吃的，替您做好三明治，燒一壺凍頂烏龍茶。您不是喜歡看書嗎？舒舒服服在門口看書，消遣好了。飯後，還可以在躺椅上打個盹兒。——還有，門口桌上我們放了煙灰缸，您抽的煙頭請您都撤熄了，放在煙灰缸裡，不要隨便丟在地板上。對面公園裡也可以去散散步，散散心。裡

面有公共廁所。

夢：（氣得切齒）少奶奶，你想得太周到了！

蘭：您也不一定總待在門口，我們早上出去，可以送您到附近的圖書館，裡面有空氣調節，冬暖夏涼——

夢：（語帶憤激）飯盒兒，水瓶也帶去？

蘭：那怎麼可以！也用不著囉。圖書館旁邊還有好幾家快餐店，麥當勞（McDonald）、阿比（Arby）、肯特基（Kentucky）

炸雞，您喜歡什麼吃什麼。要是不喝圖書館裡的泉，這些店裡有茶，有咖啡——

夢：（忍到了極限，一手把茶几上煙灰缸揮落在地上，滾過去差點撞到玻璃門上，大聲說）你就是要趕我出大門，其實

你什麼都想到了！我累了一輩子，累出來的養老金買的房子，現在只能嘗閉門羹！

蘭：（沒料到夢會大發脾氣）別亂摔東西，玻璃門打破了，配都難！您脾氣別跟我發，都是您兒子的主意，是他！（也

氣得在室內急促走來走去）

夢：（跺腳，直用拳頭捶額頭）唉，早死早升天，早死早升天！（低頭哭泣起來）

蘭：您也不用難過，這也是為您好。家是您的家，武信是您的兒子，有什麼意外，對您沒有好處。您還不知道，有個鄧

家，台灣來的，兒子媳婦根本就找娘老子趕走了。

夢：（傷心之極）你們怎麼不索性趕我的呢？

蘭：我們做不到——只要您知道鄧家的事就好了。

梅武信（以下簡稱「武」）由中門上。他剛從他公司回家，他自己做一點生意，假日總去看看有沒有無線電傳

真信件或自動電傳電報。他穿綠色棉布上衣，淺藍棉布長褲，穿平底便鞋，頸子裡塞了一條絲巾。他生得微胖，皮

膚白而少血色。眼睛看人有點閃爍，好像顧慮很多。他很自私、沒有決斷，說話帶鼻音。也不知道跟誰學來的，他

經商有點兒聰明，只恨資本不足，所以他的手頭很緊！

蘭：武信，你回來好極了。我們怕爹闖禍，我跟爹說了，爹聽了很生氣。好了！這不關我的事，你們爺兒倆慢慢去談

吧！我要去換衣服，待會兒要出去呢。（一說完扔下不管，隨即由左邊門下。）

武：爹，我們沒有惡意，您別誤會。

夢：（淒然）把我關在大門外面，你——也贊成的了——

武：（完全自在）這真是萬不得已，爹，您年紀大了，以往有過幾次，幾乎出了大事。請您別一個人待在家裡，也是為

了您。

夢：（萬念俱灰）我只要知道，這也是你的意思就夠了。

武：（不知道夢是什麼意思）爹，我們還會再想辦法。

夢：（漫應）再想辦法——

武：（像哄小孩）爹，今天我和媚蘭要出去看個朋友，我想，就請您別待在家裡。您吃的，喝的，媚蘭都預備好了，您



說好不好？我們下午就回家，再接您進來。明天星期天，我們整天陪您。

夢：（想不到當天就不許他待在家裡，心裡痛苦難言，卻竭力忍住）今天就趕我出門？

武：（更溫和）爹，您千萬別這麼說，誰說趕您出門？是爲您好，才請您在外面待一兒，我們一回家就接您進來了。

夢：（心裡已經有了打算，不想多說）你倒很孝順，好，就這麼辦。

武：（想不到夢這樣爽快答應，故示慇懃）爹，您得帶本書出去。

夢：好，我去拿。（由中門下）

蘭由左邊門上。換了講究的時髦黑白直條紋外套，黑色絲裙，腳上穿了紅色高跟皮鞋，戴了手鐲、鑽戒、耳環、拎了真皮手包。看見夢不在場，走到武面前，故意作時裝表演扭腰、顧盼、蓮步等姿態，順手把一大絡長髮從左肩後撩到腦前。

武：（上前把蘭攔腰一撻，低聲）我跟爹說了，他今天非常聽話，你不覺得奇怪嗎？

蘭：（十分得意）我叫你別拿不定主義。他不依又怎麼樣？爲了安全，我們要堅決，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！

聽到夢的腳步聲，蘭立刻住口，夢由中門上。

武：（對蘭）你給爹準備的都齊了嗎？

蘭：（很得意）都齊了，我去冰箱裡拿出來。（由中門下）

武：爹，您拿了本什麼書？

夢：這是日本德富豬一郎寫的，林紓譯的「不如歸」。

武：您的香煙呢？

夢：在我身上。

蘭由中門上，手裡拿了一隻膠紙袋，一隻熱水瓶。

蘭：（很慇懃）爹，我給您放在門口桌上。

夢：（用眼望蘭，含有深意）好，謝謝你。

用眼望武，領先出門，腳步匆促，似乎等不及。武、蘭隨後，三人由當中門下。

燈黑，舞台轉入第二場。

## 第二場

在梅夢星家大門口。有個有頂棚和地板的長門廊。廊上放了一張長方桌。桌上放了煙灰缸、一本書、一包香煙、一隻打火機。兩頭各有一張藤椅。廊上有扶手欄杆，橫越舞台的中央。欄杆前有花草和矮樹。舞台左邊是梅家的大門。右邊是幾級台階。背後一半是長窗，一半是牆壁。

啓幕時夢頹然坐在藤椅上，長嘆一聲，自言自語。

夢：這是個什麼世界？自己的兒子這樣沒有良心，還有什麼好活的？（點起一支香煙，深深吸了一口，接著說）武信，你這一步跨得太遠了，回不了頭了。（稍頓）少奶奶，你真周到，還記得叫我別亂扔煙頭，說這句話——福，你再也享不到了（起立，來回的踱，吸煙，又不耐煩，熄煙，手扶著欄干）秀娟，你先走有福氣——要是你還在，你受得了嗎？——你丟下我，這幾年夠我受的。（揩眼淚，轉身坐下）自從你走了，我再沒有人跟我談心了。我那一天不想你幾次？——好了，以後再也不用受苦了，我們就要到一起了。——你會來接我嗎？——怎麼你從來不託夢給我，告訴我你在那兒？（悲傷）——你究竟在那兒？能來嗎？（突然感到恐怖）啊呀，我們還能在一塊嗎？——素娟，你也許已經投胎了，我那兒去找你呀，找到也不認識了。唉！人死以後，一片漆黑，天主教說，善人死了以後升天；你人好，一定在天上，那麼你可以求天主，准你來找我。咱倆一塊兒上天堂，多好！可惜我也來不及找個神父研究研究了。可是你一個信兒也沒給我（淒然）一定把我全忘了吧！

夢：（繼續獨白）我有話要跟武信說，他是我兒子。做人不可以不留餘地。他這樣絕，要後悔一輩子，要不要打電話叫他回來？——啊，我都不知道他們上那兒去了。而且大門口也沒有電話——唉！還找他幹什麼？媚蘭這個丫頭，她早已把我兒子教壞了！我的話全是白說。（忽然起立大聲）梅夢星，都怪你自己！（用手打自己）錢都給了兒子！（激動得喘息又坐下，咬牙切齒）等我把你們這種忤逆全捅出來！老子的錢買的房子，白天把老子關在門外，不許他進去！叫華僑評理，看這兩個畜生的臉在那兒擱！（透口氣）不，我不能告訴別人，別人不同情你，只要笑你蠢。錢不抓在自己手上，他們會說「都怪你自己」。

夢：（突然想起）我總歸完了，你們不是怕火燭嗎？我來放把火，什麼都給它燒光；（繼而一想）這種事我能幹嗎？真虧我想得到呢？（苦痛的沈思）我造了什麼孽，今天走投無路？噢！想起來了，二十多年前，我開除了一個壞學生，他功課總不及格，品行又不好，我沒法子。（搖頭）聽說他從此就墮落了。我當時很堅決，認為這是我的責任。現在懊悔也沒用了。我有今天落得這個下場，活該！這是報應！

夢：（又有一事湧上心頭）我這樣跌不跌！痴不痴，坐在門口，要是有個熟人打這兒經過，連請他進來坐也不成，問起來，大門鎖了，我拿什麼話對人家說？所以早點兒——可是，這個畜生不顧我，我還要顧他呢？（傷心已極，想起身，不支，又坐下）秀娟，你一定不怪兒子，我知道你不喜歡媚蘭，可是武信是你的心肝。不過，他可要糟了。——我也沒有辦法，人言可畏。秀娟，以後我再也不怕什麼了——再不要聽媚蘭的言語了——武信再傷不了我心了——秀娟，你不怪我吧！你不知道我受的什麼罪。不是我不能忍耐，我恨不得忍。可是我忍無可忍。好了，快和你——（起身，從熱水瓶裡倒了一杯水出來，又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藥瓶，坐下。打開藥瓶，倒了一把藥丸在手心，正：

右邊台階上忽然來了朋友吳介夫（以下簡稱「介」。）夢急忙把藥丸放進口袋。起身相迎。介也是退休的大學教授，夢的多年同事。六十五歲上下，他身體魁梧，面色紅裡泛紫，兩眼炯炯有光，說話聲音洪亮，身穿麂皮短

上衣，白色棉布長褲，腳上穿膠底帆布鞋，並不富有，卻慷慨成性，對朋友義重如山。

他和夢雖不是親密朋友，卻一向對他關心。夢的父子關係外人並不知道，因為夢愛面子，家醜不肯外揚，但是朋友發現他總鬱鬱不歡，疑心他家庭有問題。

今天他路過此地，順便探望夢，要打聽夢的狀況，看有什麼地方可以替他出力。夢已經很久沒有出來跟朋友見面了。夢爲人很自愛，有麻煩總不找朋友幫忙。他覺得自己的事只有自己了。他看到介十分驚惶，簡直有點手足無措，因爲不能招待他進屋，不知怎樣解釋。剛才擔心的事偏偏碰到了。

介看到夢形容憔悴，一個人獨自在門外坐著，又現出不安的神色。加快腳步走到夢前面。

介：夢星兄，怎麼這麼久沒見你，你好嗎？

夢：介夫兄，我沒什麼，今天你怎麼有空出來？

介：（看見桌上有安眠藥瓶，又看到他驚惶的神色）夢星兄，我是來找你的，你幹嘛這麼神色不定？你沒事吧！

夢：（有點支吾其詞）我，我沒事。你請坐。

介：（坐下，拿起藥瓶）夢星，你白天也要吃這個藥嗎？

夢：（十分窘迫）不，不用吃。

介：（單刀直入）老梅，你怎麼一個人坐在大門外面，桌上還有熱水瓶，一本書？究竟怎麼一回事？你我不是外人，有話你儘管對我說。

夢：（完全不支，掩面而泣）介夫，我有什麼臉見人呢？我連請你進去坐坐都做不到——（嗚咽，不能說完）

介：（用手搭在夢肩上）夢星、夢星，你別感傷，我們老兄弟，有話慢慢說。

夢：（取手帕拭淚）唉！說起來真丟臉，我畜生兒子、媳婦出去了，怕我在家惹出火燭，把我關在門外。

介：（義憤填膺）什麼，有這種事！你到我家來住好了。我們可以做伴。

夢：（很感動）這怎麼可以？

介：（伸手）你把藥丸交給我。

夢：（遲疑，終於把安眠藥遞給了介）介夫兄，我想過了，這不是一天、兩天的事。你還是隨我去吧！

介：（接過藥丸）這個藥已經不乾淨，不能再吃了，你別顧慮太多，還有我呢！我們就走吧！回頭再給武信打電話，來拿你的衣服跟應用的東西。

（挽夢同下，落幕）

## 第三齣

### 【登場人物】

徐義敏——商人，六十二、三歲

徐玳樂——他的長女，三十六、七歲，已婚

徐珀麗——他的次女，三十二、三歲，未婚

雷克禮——他的外甥，音樂教員，三十七、八歲

李婉妲——他的女友，三十五、六歲，商行秘書

各人英文名

徐玳樂——Della

徐珀麗——Paulet

雷克禮——Clarence

李婉妲——Wanda

### 【時間和地點】

時間：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下旬星期六下午三時前後

地點：美國加州西南部洛杉磯附近的某城

這裡本來是沙漠，洛杉磯郊外的住宅區。經過一百多年的經營建設，已經成了現代化的城市，凡是人花了精神佈置的，都鬱鬱蔥蔥富有花木的佳趣。近來由香港、台灣湧來大量的中國人，投下數以億萬計的美元巨資，更把它繁榮起來，成了洛杉磯唐人街以外最多中國人聚居的城市。街上商店幾乎全有中文招牌，中國店林立，像是香港、九龍的一部份。很多富有的中國人在這裡做了寓公，住高等住宅，開賓士牌汽車，家裡用的是高傳真的電視和音響器材、電子器具、紅木家具。手上戴的是美金千元以上的名牌手錶。他們不說英文也處處行得通。吃中國館子，買中國蔬菜、罐頭、作料、臘味。這裡遠離共產黨的統治，卻顯然是海外的自由中國城，真正移民的天堂。不過移民之中富有的份子已經引起美國匪類的覬覦；由各地來的歹徒以華僑為對象，偷盜搶竊，無所不為。警方也制裁不

了。提起來叫人膽戰心驚。而在當地的普通美國人眼裡，這些東方閩老雖然增加了本城的繁榮，也帶來了禍害，實在可惡。第一是中國人把房地產買貴了，叫他們無法問津。別的物價也多少受房地產漲價的影響。還有中國人那種大爺派頭，因為有錢，生活習慣也不同，叫他們看了不舒服。不消說，沒有做到新來中國人生意的，最不痛快中國人。

這裡一年四季乾旱，冬天沒有嚴寒，很難看到霜雪，夏季雖然酷熱，沙漠區風總是有的，而且因為氣候乾燥，熱也不太難受，何況夜間一定涼爽。從台灣、香港那種濕熱地帶來的人會十分喜歡這裡。又沒有北地的冰雪，怪不得他們連地震的威脅都不放在心上，而要常住下來。

徐義敏（以下簡稱「義」）是知識份子，雖然上了些年紀，頭髮已經灰白，相貌仍然堂堂。他沒有不良嗜好，倒有多年爬山的習慣，還做點瑜珈，所以體格相當健康。他的眼睛露出精明能幹的神氣，聲音宏亮，中等身材。四十年前離開大陸，在香港台灣經商，賺了錢，雖然不是千萬鉅富，已經超過了小康。他既不喜歡大陸的政權，也不喜歡在台灣住下去，眼看九七快到，就在兩、三年前帶了積蓄，移居加州。他已經鰥居。兩個女兒，玳樂（以下簡稱「玳」）已經在美國住定了，結了婚，家住俄亥俄州某城，在律師事務所工作。珀麗（以下簡稱「珀」）在內布拉斯加某城一所大學教化學，未婚。這次姐妹倆約好了來看父親，各存了接父親去同住的心，好照應他。他卻捨不得離開西南加州，一方面他選中這裡，是爲了能享殘餘的歲月。而照他女兒的觀察，知道他「有人」——就是李婉妲。以下簡稱「婉」），他也透露過這方面的關係。

義雖然是移民，卻是典型的寓公，受不得一點委屈。他以為在國外也一樣可以救國，夢想有一天可以回到自由的大陸故鄉，替祖國做一番事業。所以不能給美國同化——在他看來，這是貶低自己。他在美國屬於少數民族，可是「華夷」的觀念和界限分得清楚，成見也很深。除了不穿長袍馬褂（他也有這樣服裝）幾手樣樣東西要中國的才用，只有中國菜才能吃，中國的酒和茶才能喝。他櫃子裡放滿了貴州茅台、瀘州大麴以及各種名酒，茶葉方面有福建的烏龍、杭州的龍井等，都是極品。他常去的館子，裡面的人知道他愛吃什麼。點的菜，堂倌只要關照一句：「徐先生點的」，後面就知道了。他喜歡下圍棋，唱京戲。有位大陸劇團裡出來的琴師每星期兩次，到他家拉琴，給他吊嗓子。這且不提，他最近認識了婉，彼此談得很投機，他打算娶婉。

他住的是高級公寓。這種公寓無須自己管理打掃，種草栽花一切有專人料理。做了業主，單單是管理費就可觀。

這是他的客廳。裡面是精美的中式紅木家具，配上了幾張最講究的沙發，壁上掛的是清一色中國明、清和民國初年名家的書畫。鋪滿地毯的地板上還加了大幅、小幅的北京花毯。有的是絲質的，可以當畫掛在壁上。左首有門通走廊，當中門通廚房。右首是落地玻璃大窗。望出去是天空和院子裡的樹木。

暮起時義坐在當中沙發上，抽著雪茄。他穿了寬鬆的紫色棉布外套，灰色棉布長褲子，平底便鞋。玳坐在他右側沙發上。她身體稍胖，臉上少些血色，目光燦爛，繼承了他父親的精明，嘴唇薄，看得出她能夠拿主義而不受情

感支配。凡事喜歡深思，能控制局面。說話時動作不多，而聲音清楚有力。她穿黑色外套，裡面白色無領襯衫，灰色裙，膠底便鞋。薄施脂粉。珀坐在義的左側扶手椅上。她面色紅潤，天性純真，眼睛眯著，嘴唇稍厚，不諳世故人情，卻好學不倦，把婚姻都耽擱了。反正她覺得結不結婚無所謂。他穿棕色套裝，中國做的黑直貢呢膠底便鞋。不施一點脂粉。

玳：（起身走到義面前）爸爸，您究竟考慮了沒有？我這一次要請您跟我們一塊兒住。

珀：（也起身走到義前）爸爸，您不去大娘家，一定要去我家，一定。

義：（仰望左右）你們先坐下來，不要將爸爸的軍。

（玳、珀各還原座）

義：你們別急喔，我不是常常去看你們嗎？

玳：（不滿義的推托）不是去一下就回來，是要您長住。

義：不過——

玳：（更不耐）不要「不過」、「不過」的，您要給我們一個答覆！

義：（微愠）好傢伙，你口氣就像是我的老板，人命都要給你逼出來呢。那兒有女兒跟爸爸這樣講話的！

珀：爸爸，您別跟大姐生氣，她是好意，不放心您一個人在這麼遠的地方。

玳：（仍不放鬆）本來用不著逼您，可是您太不知道保養，叫人不放心，打起夜牌來，常常打到天亮，這怎麼可以呀！您也上了年紀，一打通宵，血壓就高了。

義：（理虧也要辯）也不是常常打通宵，前天有人輸多了錢，要翻本，我是大贏家，輸家要接，我不能不接。

玳：可是您不是小夥子，他們要接，您可不能不依。所以您一個人待在這兒，我們總不放心。

義正要說話，幕後門鈴響，義起身，由左門下去開門。

珀：大姐，你別逼爸爸太兇，我看他真生氣了。

玳：（皺眉）真要命！他儘拖，我知道他這兒有人，就是李婉姐，爸爸提過，我看他要跟她結婚。姓李的才三十來歲，

比我還小些呢！爸爸也不想想……

義和克在幕後說話，由左首門上。

雷克禮，以下簡稱「克」。四十歲上下，生得肥胖。這種胖不是大胖，大胖因為行動吃力，叫人同情，又因為

佔的地方多，吃的份兒大，也叫人討厭。克是小胖，他天生是諧角，無須扮演，只要稍微誇張一點，一舉一動就都

滑稽，逗得人發笑了。克能充份利用自己的長處。他精神十足，嗓門兒響，指手劃腳，會唱平劇，和他舅父常在當

地的票房走動。戴黑色粗框眼鏡，穿綠色上裝，淺黃長褲，打了領結卻放鬆了，領口的鈕扣不扣上，腳上穿有花的

尼龍襪，白鹿皮鞋。

克：（先和玳握手）大表妹你好。你還是那樣兒。

玳：表哥好，我會變妖怪喔？

克：（端詳珀）二表妹你好。

珀：表哥你好。

克：你年紀不小啦，還不揀個端端正正的青年，跟你配對兒，將來生兒育女，有依靠。別再揀精揀肥，揀得自己變老太婆，沒人要了。（擠擠眼，在她旁邊坐下）

珀：（知道他口無遮攔，也不大介意）你又不給我做媒，我到馬路上見人就拉嗎？

克：（呵呵大笑）小丫頭，嘴真兇！表哥交的都是沒喝過墨水的朋友，敢介紹給徐博士大教授嗎？

珀：等我做了老太婆，想嫁給睡馬路邊兒上的，人家還不要呢。

克：（捏珀的頰）好，你說這話，我明天找個大癡瘋介紹給你，看你嫁不嫁給他。

玳：（不喜歡克放肆）好了，你瘋話說夠了，也該正經一下了。你現在幹些什麼呀？

克：我還不是那個不可救藥的老雷克禮？我且問你們，把舅舅全忘了，現在怎麼冷鍋裡冒熱氣，又來啦？

玳：胡說八道，你算老幾啊！我們這次來，要接爸爸去養他的老呢。

克：（故作驚惶之色）不得了了！（對義）舅舅，您對別的事可以馬虎，這件事可不能！這不是鬧著玩兒的！您在這兒

多快樂，上她們家去住，不是坐長監！

義：（非常得意，對兩女）你們兩個人聽聽，我不馬上答應上你們那兒去，是有道理的。

克：（起身，對玳、珀）我先問你們，你們那兒有人拉胡琴給舅舅吊嗓子嗎？有東興樓、大三元那種館子吃？誰陪舅舅

打麻將？他整天在家待著，悶都要悶死。（對玳）玳樂，你回答我。（又對珀）你也回答我。

珀：你別自以為爲了不起，一句話就難倒我們。爸爸的基本問題是他要做遺民，不是移來移去的移，是遺留下來的遺，不管環境怎樣改變，他還是不改他的朝代。他在美國，還要過中國生活。他不知道，中國已經變了樣子，大陸、台灣、香港，都不是從前的中國了。他此刻即使回去，也不會滿意的，他抱殘守缺，要在美國維持老花樣。（一時來了靈感，起身對義）爸爸，你這樣下去，永遠不能跟美國生活配合。您到了美國，就要做美國人。您又不是不會英文。別以爲退休了，就不用再適應新環境了。不要儘看中文報，儘打麻將，下圍棋，只吃中國館子，不要儘看京戲

錄音帶。不要——

義：（打斷珀的話）夠了，夠了！上帝只有十誡，你這樣說下去，比上帝的還要多。人到了我這個年紀，還改得了這麼多嗎！要是全依你，我還不如早點兒去找菩薩。八十歲學吹鼓手，氣不足了。你年輕，學什麼都成，改什麼都成，我老了，只能依我自己，不打點兒麻將，下點圍棋，還能活嗎？

珀：也能活，你可以種花、看電視、美國好多地方有跑馬場，你可以去小賭賭消消遣，不傷脾胃。

義：（搖手）我向來不喜歡種花草，美國電視節目不好看。賭馬我一竊不通。跟朋友去過一兩次，乏味極了。

克：小表妹，你年紀輕輕就到了美國，變個美國人像蝌蚪變蝦蟆（讀哈嗎），自然而然。要舅舅變美國人，像叫蝦蟆變

蝌蚪，變不出來，你懂嗎？舅舅在此地還是人，到了你們那裡……：

玳：（不客氣）就怎麼樣？

克：就成了（起身唱「四郎探母」兩句，並作戲中動作）「籠中鳥，有翅難展；又好比——淺水龍，困在沙灘。」哈哈，何況這兒還有個人呢。（扮鬼臉）

玳：（含噴而斥）就是你的屁話最多，我們死乞白賴勸爸爸到我們那兒去，你偏偏不贊成。上次他生病，你一次也沒來看他，我們放得下心來嗎？

克：大表妹，你別錯怪了人。舅舅生病還用得著我伺候？我打電話來，有人呢。（一隻眼望義，擠另一隻眼）

義：（指克）你這個傢伙一刻不造謠，就活不下去了！

克：（一本正經）不過舅舅，不是我愛管閒事，說句放肆的話，李婉姐對她可得當心點兒。

義：克禮，你的意見太多，我早就領教過了，你當我三歲小孩兒嗎！

克：舅舅，您的問題是，當——局——者——迷。玳樂，你說我的話對不對？

玳：雷克禮，今天你第一次說對了話。（對義）爸爸，您看，大表哥也不贊成。

義：你們年紀輕，懂什麼？

玳：（對克）大表哥，你認識李婉姐，你覺得她怎麼樣？

克：玳樂，你沒見李婉姐。讓我告訴你，她並不美，可是你得知道——你們女孩兒怎麼會知道——舅舅這個年紀的人看

三十歲上下的女人，沒有一個不美！

義：（氣憤）克禮，你胡說。你以為我們上了些年紀，就跟狗一樣嗎？

克：（做出惶恐狀，用京劇道白）嗚呼呀，小外甥出言冒犯，舅父恕罪。（起立打躬作揖，然後坐下）

義：（一笑，也作京劇道白）恕你無罪，從今以後，休得胡言亂語。

玳：爸爸，表哥的話倒跟我們想的差不多，您不要考慮、考慮嗎？

義：你們不知道李婉姐的為人。她不是看中我鈔票的那一種——她並不窮。

玳：甘迺迪總統的太太也不窮，不過人家都說，她嫁給希臘船王，為的就是船王的錢。

珀：現在我們不必研究，待一會她來，我們見了面再說。

玳：我不懂，既然李婉姐並不美，爸爸怎麼會喜歡她的。爸爸平常眼光很高，對人的相貌要求很苛刻，難道偏偏喜歡她，就只為她年紀輕？

克：大表妹，舅舅人在美國，那有許多人給他揀呢？不要說他那麼大年紀，就是年輕小夥子找對象，也只好碰運氣。我

有個朋友才二十來歲，娶了個醜八怪，人家問他為什麼，他說這個女的能燒飯給他吃。他說到時就有飯吃，你還要

什麼呀？我就是沒到舅舅這把年紀，也會喜歡李婉姐的，人家也說不上醜啊。

玳：你的話要是給表嫂聽到，你就有好日子過了。表嫂那麼標緻，你那兒受到什麼委屈？



克：閒話休提，言歸正傳。舅舅要是個窮光蛋，我們就不會太反對了。反正他們兩個人，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。世界上牽涉到錢，就有許多問題了。

義：我剛才已經說了，李婉姐並不窮。而且我也沒有多少錢。比起美國的大財主來，小巫見大巫。你們太杞人憂天了。玳：比得上美國財主還是比不上，都不去管它，我們那兒有個鄰居王老頭，在外面姘了個三十來歲的狐狸精！存款全過到女的戶頭上去了。不多久老頭兒病了，給女的趕了出來，還虧得他老伴兒肯收容他，他不死心，有時還到那個女的門口去張張望望，看有什麼別的男人進出。有一次給裡面走出來的一個男的揍了幾拳，他才不敢再去……

義：（不耐煩）玳樂，人有各等各級，你不能拿一個包括所有。你們對李婉姐要公道。

珀：我倒有個主義。不如爸爸先立好遺囑，把財產全分了給我們。爸爸沒錢，看李婉姐還跟不跟爸爸要好。要是誰動您錢的腦筋，叫她一無所得。

克：小表妹真行（改說上海話）儂辦個主意交關讚。（這句話的意思是「你這個主意非常好」）

玳：（完全擺出專家面孔）慢著。你們不懂美國的法律。立遺囑的人也不是絕對自由的。法律上規定，他一定要留一部份給他的配偶。現在不但妻子有權要求贍養，連同居多年的伴侶，如果遭到遺棄，都可以要求。不用說，遺產也有份。

克：（睜大眼，豎起拇指）好一個紹興師爺！

珀：那麼我們先把爸爸的財產分掉，將來沒有遺產，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？——當然我們會養爸爸。

克：（捏珀的耳朵）小珀麗，你主意真絕！

義：（不贊成此舉）我看還要考慮一下吧。

玳：爸爸，您放心，我們不會把您的錢全吞下肚的。這不過是為了防外人下的一著棋。您的錢還是您的。法律上只有動產可以送人；不動產轉讓，就要立契約了，還有納稅的問題，這個納稅的問題，這個以後再說。您要是不放心我們，我們可以寫借據給您。不過要是您要我們贊成您跟李婉姐結婚，我們主張先分家。

克：（對玳）我的老天爺，看不出一個毛丫頭，是聒聒叫的刀筆！趕快掛牌，我給你跑街拉生意。

玳：（瞪他一眼）我不要吃你這個跑街。

克：（忽然想到一點）你們等一等，我知道你們姐妹倆都是孝順女兒，不會把舅舅的錢吞下肚不吐出來的。可是有一層你們沒想到。舅舅他老人家辛辛苦苦一輩子，現在老了，要求的就是一點兒自由。錢給了你們；他要用你們會給他的，不過以後他每次要錢，就要跟你討。（作乞丐討錢狀）玳樂，求求你給我一百塊錢，好吧？（一變而作女聲）不是昨天才給你兩百塊錢，怎麼這麼快就花完了！（又變作義的聲音）我要幫老劉的忙，他病了！（變為女聲）您已經退休了，又不是慈善機關，那裡還能救濟窮人？窮人多得很，靠您救也救不完！（又變義聲）老劉是老朋友——

玳：（不許他再扮演下去）活見你的大頭鬼，嚼你的舌頭根！誰會有你這麼可惡！

克：大表妹，你別討厭我，你們想想，錢到了你們手上，舅舅要用，先要經過你們審核，要你們認為正當才給，舅舅吃得消嗎？如果他想買條鑽石項鍊送李婉姐那還得了；不是不放心你們，是不能受你們管。（對義）舅舅，兩位表妹都是孝順女兒，您可以相信，錢，可萬萬不能全交給他們。您將來要跟他们討，有時下跪也沒用。

珀：（有些生氣）大表哥，你狗嘴裡吐不出象牙。好好的事，到了你嘴裡說出來，就不像話了，爸爸不管用多少錢，我們也不會過問的。即使問也是為他好的。

克：（不甘受責）小表妹，你不要開口就罵人。我勸舅舅也是為他好的，你們為他，心很好；可是沒想到他要自由。錢是他賺來的，他愛怎麼花就怎麼花。

玳：（冷靜）要不是怕爸爸上女人的當，我們那兒會想到要把錢交給我們？

義：（十分感傷）你們都是一番孝心，不過我覺得這樣猜疑李婉姐，是多此一舉。（對玳、珀）自從你們娘（對克）你舅母去世以後，我孤寂了這麼多年，難得有個人還談得來，偏偏你們全反對。（語畢幾乎哽咽）

克：（受義感動）舅舅您別難過，這件事很簡單。照小表妹的主義，讓李婉姐知道，您的錢已經分給女兒了。看她反應。她如果真是為錢，就會跟您疏遠。如果不是為錢，會照舊跟您要好。至於錢交不交給表妹她們，那又是另一回事了。

義：（很贊成）可是誰又把這個消息告訴李婉姐呢？

玳：（挺身而出）我來。我不怕做惡人。

義：你怎麼措詞，要先研究研究。

幕後門鈴響，義起身去開門

義：待會兒李婉姐來了，你們說話要有點分寸，不要叫人家難堪。（又對克）尤其是你，克禮，嚼起舌頭來，天不怕、地不怕。

玳：人還沒進門呢，就約法三章了。

克：舅舅年老入花叢，比少年人興致還要高。玳樂，分家的事你早點兒提出來，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。

珀：（用手示意克小心）當心，他們說進來就進來了。義引婉姐由左門上。

婉是個三十四、五歲的職業婦女，相貌平常，臉上有好些雀斑，略顯得豐滿，在商行任職，隻身在美國。她父母已經去世，只有弟弟在南洋。有人說她遭負心人背棄過，她自己可從來沒提起，現在跟義常有往來，是真心相愛，還是看中他的錢，沒有人知道。照克推測，各有一半，一方面，她吃過別人的虧，因此對年紀輕的存戒心。他舅父雖然年紀大些，人總可靠。有一種女子喜歡年紀比自己小很多的男子，當他是自己的兒子愛他；也有一種女子喜歡跟自己年紀大很多的男子相戀，當他是自己的父親。婉作興當他舅父是父親。另一方面，他舅父殷實，跟他結婚，無論怎樣生活都有了依靠。克為舅父設想，怕他年老血氣已衰，照中國老派人的想法，如果娶了青年女子，很快就會百病叢生的，所以他叫他舅父小心。

婉爲了跟義的女兒見面，今天打扮得特別樸素，白色襯衫加了灰色套裝，腳上著了黑色中高跟鞋，不用唇膏，不擦粉。她的眼有種叫人猜不透她性格的神秘，說她老於世故可以，說她天真也可以，也許婉雖然歷經滄桑，赤子之心還在。嘴唇的弧形兩角略微下傾，只有含笑的時候，才成平線。因此別人會以爲她心情憂鬱。其實她也常常有說有笑，叫人高興的。

義：（先介紹婉）這位是李婉姐小姐。（再介紹玳給婉）

玳：（和玳握手）玳樂您好。

婉：（用眼審察婉）李小姐您好。

義：（表示體己）叫我婉姐好了。

玳：（介紹珀）這位我小女兒珀麗。

珀：（用好奇與研究的眼光看婉）李小姐您好。

克：（上前和婉握手）婉姐你好，好久不見了，還是那麼漂亮，有克拉克司（英文Clips，指高雅不俗。）

婉：你這些形容詞還是留著，下回碰見你女朋友再用的好。

克：哪，你這個人真不知好歹，你今天上這兒來，遇到兩隻母老虎（用眼掃射玳、珀兩人）還要靠咱家我多多保駕呢。

玳：李小姐，您知道我表哥的爲人就好，要不然給他這麼說，還有人敢跟我們姊妹倆來往嗎？

婉：我知道，您這位表兄口不擇言。

義：克禮，您這樣胡說亂道，在家裡兒女都要給你教壞。

珀：大表哥，你雖然嘴辣心甜，可是我口無心。有的人——天在頭上，我不是說你們在坐各位——口蜜腹劍，那才可怕呢。

克：小表妹（用京戲道白）言之有理！愚表兄告罪（作揖）。

婉：雷克禮，你今天可挨了罵了。

玳：大表哥，你別再胡言亂語了，給你吵得我們沒法兒跟李小姐聊天。

珀：可不可以呢？從此刻起，半個鐘頭之內，不許你出聲。

克：（做苦臉）嗚呼呀，好厲害的小丫頭！（對婉）你看，我的話沒說錯吧？（用兩指交叉封口）雷克禮，罰你下拔舌

地獄！（整個人安坐在沙發上）

婉：（含笑）這就乖了（向玳、珀）你們不常來這兒吧？

玳：不常來，不過這一次來看爸爸，想接他去我家住。

珀：我也想接爸爸去住，不知道他喜歡跟誰去呢。

婉：（言不由衷）你們都挺孝順，徐先生好福氣。

義：（趕緊解釋）她們是一番孝心，可是我喜歡南加州。

（這時克忍不住要插嘴，咳嗽一聲）

義：（望克）你的喉嚨又癢了，是不是？

克：你們不許我說話，沒有不許我咳嗽啊。

珀：你的咳嗽跟別人的不同，也是說話。已經表示「我有話要說」告訴你，不許你說話，也不許你咳嗽，知道了嗎？

克：（作可憐狀）知——道——了。

（大家都笑）

婉：（對珀）珀麗，你也可以到這兒的大學教書吧？

珀：（漸對婉有好感）我也想到過，可是這件事也不容易，要是辦得到，當然再好也沒有。

婉：你如果能來，就可以照應您老太爺了。

珀：可不是嗎？

克：（對大家）我可以說一句話嗎？

玳：我給你特許，你快說，只准說一句。

克：好兒！（對婉）他們來是要跟我舅舅談條件。

玳：大表哥，你的鬼話真多，我們跟爸爸有什麼條件要談？李小姐，我表哥一向亂說話。

婉：（心裡有些嘀咕）那麼你們兩位這次來，會有什麼事跟你們老太爺談談吧。

玳：沒什麼，是這樣的，你知道，我父親上了些年紀，有時也會糊塗一時的。

婉：（更感到不安）大小姐，你指什麼事呢？

玳：（覺得機會已到，正好透露此來目的）你知道我爸爸有點積蓄，他一向心軟手鬆，愛交朋友，時常會幫人忙，也不

查一查對方是什麼人，我們就怕有些人知道他這個弱點，所以這次來，跟他商量好，把他的財產分給我們姊妹倆，

由我們管他的開銷，他也免得操心。

婉：（恍然大悟到這一著是對付他的）大小姐，你們也太過慮了一點，你們老太爺也不是初出茅廬的人，好人歹人也看得

出來。是不是你們還有別的顧慮，我就知道了。

玳：（覺得婉的話厲害）你說得不錯，不過我剛才說了，他現在上了些年紀，也有時候，會看不清楚人的。

婉：（不容玳迴避）你說有時候，有些什麼時候呢？看不清楚人，是什麼人呢？

玳：李小姐您別多心，您是正派人，我們就怕爸爸遇到不正派的年輕女子，對他獻殷勤，其實看中他的錢。

婉：（聽此話，不能忍受）大小姐你有話可以直說，別繞著彎兒，指「有些人」。您怎麼知道我是正派人呢？本地的中

國女人跟你們老太爺來往的，大家都知道是誰，你要是說防我，倒有根有據呢！

玳：（沒防婉這樣反擊）李小姐，您別誤會了。

婉：（凜然）義敏，你家的財務怎樣處理，與我毫不相干。今天你約了我來，原來有用意。你們疑心我是挖金子的。真太恭維我了，我跟你來往，一定是看中你錢的了。現在「八」字還沒有兩撇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咱們以後絕交，免得你家小姐們不放心。給人疑心的味兒不是好受的。東興樓我不去了，我走了。（起身）

克：（起身走近婉）李婉姐，你別衝動。你聽我說，既然我舅舅變成沒有財產的人，你還跟他做朋友，就足見不是挖金子的人了。大家都只有更敬重你。這一來，你倒乾淨了。你跟我舅舅絕交，別人反而會說你本來打他鈔票的主意，現在知道他的錢給了他兒女，就打退堂鼓了。你先坐下來。（拉婉坐下）這就乖了。（態度轉為輕鬆）你鈔票木老老（杭州話，意指很多）；沒有人疑心你的，不像我窮外甥——沒落兒，恨不得舅舅貼我點才好呢？（做鬼臉，大家啾他笑出聲）

婉：（繃著臉）雷克禮，你叫我進退兩難，給人疑心，還不許我退後，這是什麼法律啊？現在美國的閩人跟人結婚，先訂好合約，講明了將來萬一離婚，財產怎樣分配或者遺產怎樣繼承。像你舅舅這樣的人，如果跟別人結婚，大可照辦。

義：（幾乎懇求）婉姐，不要再提了，不要再提錢的事了，我們都沒有這樣下作。

婉：義敏，我也許正是個下作女人。我倒不在乎跟你們訂合約，講明你我如果結婚，銀錢各不相干。

（玳、珀都一楞。義愕然）

克：（一心要把事調解，起身對玳）大表妹，今天我看全是你一個人闖的禍，把李小姐得罪。你得知道，李小姐有一天就是你後母，總在你上頭，現在還不乖乖地跟她陪禮！（順手拿了一個雞毛帚）來，我教你，你看著。這是家法，你頂在頭上，跪在你後母面前，就用京白說：「母親在上，孩兒一言冒犯，現有家法在此，望母親高高舉起，輕輕落下；打兒一下，如同十下；打兒十下，如同百下，打在兒身，痛在娘身，（對玳）母親有愛女之心，自然一下也不打你了——」

（大家都笑，本劇在一片笑聲中結束。）

（幕落）

